

数字平台催化“平民政治时代”

——互联网语境下受众与政治互动的传播学分析

万舒敏

[摘要]随着我国民主政治进程的发展,普通民众有了越来越强的政治参与意识。当前,互联网语境下,政治不再高不可攀,任何人都可自由发表政见、与高端人物互动、影响政治事件的决策和解决,“平民政治时代”只争朝夕。本文在对相关文献、案例进行梳理、归纳的基础上,以传播学视角从网络政治参与的个体虚拟人际交流、群体公共领域舆论效应、数字全民参与促进公共外交三大方面进行分析,并提出重要反思,力求建立网络平台“民众与政治互动”的传播长效机制。

[关键词]网络政治参与 虚拟人际交流 公共领域 公共外交 传播机制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029(2013)01(下)-0048-03

如今,“大数据时代”语境下,政治传播作为一国政府进行政策推行、争取民众支持的重要手段,已无法仅仅依靠单向传播路径取得收效,依托传统媒体进行的垂直输入模式日益因新媒体的冲击而发生质的解构。从受众角度讲,网络时代的政治不再是束之高阁的权力符号,依托数字平台的互动性、开放性,更多平民有了近距获悉政府行为、参评政治事件的渠道,真正成为了推动民主政治进程的显性力量。

一、网络个人政治参与以虚拟人际交流为渠道

Web2.0时代,自媒体的出现很大程度消解了以往因多级传播造成的信息流失和把关人过滤后信度降低的问题。网络环境下,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发布源并及时得到他人的反馈。这种点对点的话语形式还原了人际传播的原生状态,因而去中心化、去权威化以及个人身份的参与,成为网络空间公民与政治进行互动的基础。

1. 受众与政界精英直接交流,建构政治互动长效机制

鉴于极强的交互功能,很多政界精英和部门都选择网络渠道塑造形象,用多元符号达到政治传播效果。受众也可依靠网络平台与政治人物建立平等的对话关系,从而满足知情权、参与权与讨论权,客观上建立起以虚拟交流为基础的政治互动长效机制。

美国在此方面堪称佼佼者。如被称为“数字总统”的奥巴马便深谙此道。在竞选期,他积极调动包括Twitter、Facebook、竞选网站、发送电邮等多种形式打造亲民形象、收集前馈与反馈信息;连任后,又利用官方网站(如美国白宫网站)继续进行政策推广,整合与受众直接对话的终端平台,以网络民主推动现实民主。尽管网民在媒介接触过程中的主动选择趋于碎片化、差异化,却恰恰迎合了政治的社会

化进程,推动了“草根”人物与高层精英共同协商的平民政治时代。相对美国而言,我国的政务微博是普通百姓进行政治参与的窗口。截至2012年12月,通过新浪认证的政府微博已超过6万个——政府部门发布政策信息、服务公告;受众可迅速了解高层动向并及时进行问询和沟通。下一步,我们还需解决政府微博长期不更新、无人回应等问题,要将“网络新闻发布”与“受众问询”功能落到实处;同时,也可大胆借鉴西方领导人与普通百姓通过网络直接沟通的模式,力求做到政治的“去神秘化”,在构建互动长效机制方面作出更大努力。

2. 政治语境向普通民众渐进靠拢,维护平民话语体系

政治语境实现由高到低转变,从传播学角度可理解为符号的简化过程。在网络空间,进行政治传播的编码者为了实现更好的传播效果,必须依托数字媒体的特性以及目标受众的特点进行设计,使受传者可更轻松地进行解码,更主动地促进政治议题的实现。而对广大网民而言,网络集文字、图像、视频符号为一体,其非线性裂变式传播机制使个体在解码时有了更强的自主选择性。所以,只有把握受众本位的话语模式才可促进网络政治参与的活跃度和有效度。

如美国总统奥巴马利用Twitter回答网民问题时,喜欢自称“Barack”,以去姓叫名的方式增加与受众的亲近性——语言符号平民化,迎合了受众的情感需求。我国新闻报道强调“三贴近”原则、舆论引导形式的多样化以及近年来民生新闻的大量涌现均体现了政治语境由高到低的转变。十八大后,普通百姓更直接地感受到了政治气象新风貌。譬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圳之行不封路一事,某微博博主作为消息源,将与习主席“擦车而过”、“挥手致意”的经历写下,获得

人们纷纷转发热议。另外，网络语言的“草根化”简化了权威符号体系，消解了编码和解码的中介环节，更有利地促进了人际交流基础上的网络政治参与，客观上为普通人关心政治提供了更为轻松的语境。由此观之，价值取向上的民本意识、传播方式上的民众话语，是建构网络政治参与对话机制的关键。

二、网络群体政治参与以建构公共领域塑造舆论场

西方学者汉娜·阿伦特的“公共领域”议题在网络时代具有重要意义。阿伦特认为，公共领域连接也区分着人们，就如同一张桌子的四周坐着许多人一样——从本质上说，公共领域是中间地带。在网络环境下，不同个性、身份的群体通过数据平台聚合在一起，依靠网络空间强大的交互性既连结了个体，又消解了差异。3G技术、云平台及多种终端的自媒体形态使受众将个人信息分享到公众面前，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高度融合，虚拟“公民社会”得以塑造，为政治参与提供了全景式的发挥余地。

1. 网络为民主监督提供政治平台

网络公共领域的塑造不能脱离现实公共领域的大背景。因此，当群体通过网络渠道参与政治事件的讨论，便具有了虚拟与现实的交互意义。如依托微博、SNS网站的舆论监督便是普通受众以数字平台为利刃，揭发腐败现象，维护政治清明的佐证，群体效应使网络民主监督得以渗透虚拟空间直达现实。

如“表哥”杨达才的落马，便是群体进行网络政治参与的范例。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媒介可通过设置某项议题在公众前出现的频次和先后顺序来影响该议题在受众心中的重要程度。微博打造的公共空间中，个人作为信息源，其发布的任意一条有价值的信息都会以病毒式传播完成滚动的议程设置，从而投射到现实中的公众议程，最终影响政府部门的决策议程。“表哥”事件也是一次“公共新闻”的成功案例，参与整个事件的每一位网民都无形中体现了记者追踪调查事件的职能，以自下而上的视角向大众传播自己对公共领域的思想和观点，真正体现了网络语境下公民政治权利的实现。

2. 网络为社会动员疏通渠道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一些社会问题尚不能即刻解决，因此会衍生累积性隐患。而社会动员可整合各种资源，形成凝聚力来解决现实中重大难题，是进行和谐社会建设的保证。对网络而言，虚拟社会动员能使动员主体针对特定事件进行宣传 and 号召，以线上的意见集聚及线下的具体行动对现实发生作用。特别是政府主体可凭其强大的权威性和公信力，结合网络受众广泛、符号多元、传播迅捷、交互性强等特点打破传统现实社会动员的单向路径，激发更多人在群体效应下对政治事件的主动参与。

如应对突发事件时，政府为募集更多的社会资源寻求援助，可借助新媒体的力量；受众也可通过网络平台参与政治的决策与议题，加强对社会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以2012

年3月我国南方遭遇雪灾为例：整个动员流程中，政府是救灾的主导者；意见领袖起到了二级传播“把关人”的积极作用；网民作为传播客体，使整个动员机制得以运作；从渠道角度看，网络 and 传统媒体进行联动式报道，积极整合媒体资源，进行强大的议程设置，发挥软件升级后的价值增量，最终有效实现虚拟社会动员。

三、网络全民政治参与以促进公共外交为新基点

1. 时代与技术背景

随着全球化的加深，我国日益成为关系到全世界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在国际传播秩序不平等的现状下，如何展现一个和平崛起的东方大国，为“中国梦”的实现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审时度势，以提高国家形象为重要目标的公共外交日益被提上加强软实力的议程。因此，作为其中一环，政治传播必须涵盖对内、对外的双重指标，而民众的政治参与是衡量反馈机制是否畅通的决定性因素。从公民施展政治权利、发表个人政见的渠道来看，网络及各种新兴终端连结了中国和世界，相对减弱了传统媒体话语权分布不均的局限。特别是互联网去中心化、传受二者地位平等的优势，极大提升了普通公民参评本国政治事件的热情，也为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的公众敞开了了解国外政治局势、分析国际关系的大门。

2. SNS网站典型案例

《环球时报》与SNS性质人人网的结盟是社交网络推动民众政治参与的典型范例，该报依托人人网开设公共主页，转发国际政治新闻。其传播机制如下：社交网站以“六度分割”理论建构的“人际圈”功能使每个参与者的新鲜动态都可以立刻令其好友看到，其好友又进行新一轮评议。如此更迭，实现不同人脉网对此事的流传和扩大，而这些人因属于中高端精英（人人网以本科学历及以上者为主要目标受众），具有一定的英文水平，会自发进一步关注《环球时报》英文版相关报道，并继续在该外语媒介平台发表相关看法。于是，网络全民政治参与传播机制得以形成。从公共外交角度看，“草根式”的“数字政治参与”大大加强了人们对涉外政策的了解和反思，促进了国际民间政治交流互动，这是通过质疑、批评决策者而参与外交决策的过程。所以新时期，网络全民政治参与要立足公共外交，充分承担起维护国家形象的使命；受众也应在“大外交观”的媒介素养指引下提高普通人的国际政治话语权。

四、网络平台公民政治参与的反思

1. 分散化信源导致信息真实性缺失、偏激言论增生现实骚乱

构建良好的网络政治参与环境必须以信息真实为前提。而网络传播主体多元化、缺乏新闻专业主义素养，会大大消解把关人作用，从而滋生谣言和虚假新闻。根据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的网络舆情分析，网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度显著提升，网络民意推动现实社会前行的力量日渐强大。而面对信源分散的互联网，该如何净化公共环境以促进网民

政治参与呢？笔者认为，以下两个方面值得思考：

(1) “意见领袖”的作用不可小觑

扎斯菲尔德在“两级传播论”中指出：意见领袖的传播比直接进行的大众传播更有说服力。微博上的加V用户，既是普通的网络受众，又是引导舆情的重要意见领袖。他们对政治事件或政治人物看法，会通过其粉丝的转发和评论达成强大的舆论集聚效应。因此加V用户必须树立自律和他律观，秉承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严谨发布每一条有真实背景的时政评论信息；同时，也可积极通过与权威度高、信息源准确的传统媒体多加沟通，经反复核实得到确凿信息后，再在网络平台以正确的“舆论引导者”的身份发布微博，加强网络政治环境的公信力。

(2) “草根网民”的参与亟需理性

网络政治参与的个体必须在舆论场中保持理性，具有批判意识，不做网络暴民，杜绝通过网络策发群体政治事件。鉴于互联网的匿名性，每位受众都可自由表达观念。然而正因缺失了现实的管制以及“沉默螺旋”效应在网络空间的削弱，很多网民不负责任地发表低级趣味、虚假浮夸和有悖于社会正常运行轨道的言论，使网络成为滋生群体性事件的策源地。如某些网民为捍卫我国钓鱼岛主权而在网络空间鼓吹煽动，造成现实中打砸抢、焚烧同胞汽车等惨案。因此网络群体自发型“社会动员”必须以理性为前提，要有序参与，积极维护网络政治秩序，切不可不顾社会反响随意发表言论。

2. 多样化平台易使政治严肃性降低、政治信息流动不平衡

当下，以网络为基础所搭建的各式新兴终端已渗透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受众进行政治参与有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渠道。但伴随着高强用户体验的同时，市场力量驱使下滋生的消费主义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3. 消费主义致使政治易沦为商品，泛娱乐化现象需节制

政治“被消费”、“被商品化”是受众在网络平台进行政治参与的附带隐患。分众化时代，人们的主动选择更多，而传媒生态的复杂性导致不同终端抢夺用户市场的斗争日趋激烈。因此，如何加强受众的媒介素养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一般来说，公众获取政治消息大多来自新闻报道，但很多报道“泛娱乐化”现象严重——有些政治新闻娱乐化倾向明显，格调低下；人物包装过度、言语过于煽情，沦为迎合受众的政治商品……对此，我们必须树立“媒介批评观”，去粗取精把握信息流中有价值的部分，以批判和思辨的头脑理性地在网络中进行政治表达、谋得政治诉求。

4. 信息分层致使数字产品占有不均，网络政治参与有待普及

社会分层导致了信息分层，由此“数字鸿沟”的存在加剧了信息资源流动不平衡的困境，公民政治参与度也就大打折扣。为了改变现状，除宏观上要缩小贫富差距外，具体还必须做到：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增加公共区无线上网点、

加大公共网络终端供给、在西部贫困地区加大网络建设支出等；内容方面，政府信息的网络公开要在积极整合终端资源的基础上，以受众为导向，增加贴近民生的政治信息，建构更易于解码、更易于沟通的良性政治语境，充分保障不同社会阶层受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五、结语

数字平台已成为“平民政治时代”的催化剂。网络政治参与使普通大众有机会在虚拟公共领域直面高端政治精英，参评并影响整个政治事件的进程及决策，民间话语体系日益成为与官方话语体系并行的舆论力量。政治符号也依托网络开始摆脱单一、平面的形式，多元立体化符号系统给受众的解读开辟了新的空间，为政治传播积累了丰富的反馈空间。但数字化媒介所构建的虚拟公共领域所带来的信息真实度不明、舆论场声音庞杂、缺乏正确导向、泛娱乐化严重、受众自身媒介素养不高等一系列问题都会影响政治参与的效度和现实影响。未来，如何依托网络建立健康、持久、有序的“民众与政治互动”传播长效机制仍将是重要课题。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新闻系(业务))

参考文献

[1]郑维伟.新媒体与公民有序参与[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2012(01).
 [2]吴开松.论社会动员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功能[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7(11).
 [3]高飞.公共外交的界定、形成条件及其作用[J].外交评论, 2005(06).
 [4]张清敏.中国外交[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 2010.
 [5]查文晔,向志强.政务微博沉睡状态影响形象 互动能力待提高[EB/OL]. http://www.dongtai.gov.cn/art/2012/12/20/art_474_47294.html.

责任编辑：张硕